



天门山一角。 常兴胜摄

天门春色

常兴胜



和县鸡笼山曙色。 秦祖泉摄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读着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我来到安徽和县西梁山，趁着晴日欲睹李白诗中的天门山风光。

西梁山，在和县城东南，与东梁山夹江对峙。两山合为天门山。滚滚长江一泻千里，至此折转北去。天门大开，江水滔滔，千帆过尽，日月如梭。

本想循着熟悉的山路拾级而上，可山门铁栅栏将我挡在山外。我只能另辟蹊径，取道阡陌。小径芳草萋萋，满目葱茏。

“关关——关关——”不时从远方飘来的鸠鸣，弥漫在西梁山脚下。阡陌幽僻，少有人行，但常有禽鸟出没。斑鸠、喜鹊、八哥、麻雀、树莺、伯劳、燕子、沙鸥等栖

息在植被茂密的山林里，鸣声上下，空谷幽幽。眼前一泓碧潭，水尤清冽，鱼影绰绰。忽然间，一个雀影扑棱棱地扇动着白色翅膀，从水湄丛林间惊起，掠过水面，飞入对过山林，水中涟漪层层，落下“唧——唧”鸣声。

绕道东南，西梁山峰映入眼帘，举头望去，山色翠微，草木葳蕤，风过处，山林起伏。小立江滩，沙白草绿，一年蓬、酢浆草、小蓟、蒲公英、婆婆纳，蓬勃生长，嫩嫩的浅浅的，恰似白宣纸上写下的绿色诗行，诗意流淌。白沙洲上，枯立的灰白蒹葭与沙里冒出的嫩绿芦芽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蒹葭苍苍，江水茫茫，千年的情怀在这里延续。

二

缓缓攀上大矶石，摩挲峭岩巨石，感到一股凉意，抬头见“振衣濯

足”摩崖石刻，清晰可辨。此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手书，越千年不朽。传说永和三年（347年）初夏，王羲之携友人谢安等，游览大江南北山川古刹。他们乘舟从都城建康（南京）来到历阳（和县），在历阳郡太守、豫州刺史谢尚的引导下，拜项亭、访亚父城、登鸡笼山，复又乘舟逆江登西梁山，凭吊长岸古战场。此时恰逢江潮初涨，天晴日朗，王羲之坐看帆影点点，江水北去，索性挂冠松枝，脱靴袜，解衣带，“咕咚咕咚”双足戏水，溅起浪花朵朵。松风阵阵，逍遥游兴正浓。峰北朝东的悬崖上，一座怒吴阁引起王羲之的好奇。阁楼为吴楚长岸之战后，楚人依山所建。他仰望良久，怀古归隐之心油然而生，便与谢尚等人步入怒吴阁，即兴写下“振衣濯足”四个大字，落款“永和三年羲之”。谢尚大喜，令工匠在其洗足处的崖壁上勒石为记。

背靠矶头，一江横陈。细看江面，波光粼粼，鱼影跳跃。微风起

浪处，可见江豚一家几口戏游追逐。过去江豚等珍稀水族几近绝迹，随着长江大保护行动的持续开展和“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又见江豚。

三

据《直隶和州志》记载，天门是鱼米之乡，梁山的黄豆、矶头的江蟹、长江的刀鱼为天门三宝。到了春天，鳊鱼、青混、鲢鱼、鳙鱼，马兰头、绿蒿、苜蓿尖、香椿头、豌豆藤……这些水中生的、地里长的山肴野蕈，个个味美鲜嫩。用白碟盛放，恰似一阕渔歌子，更似一曲青玉案。初尝玉盘春色，齿颊生香。

春日迟迟，一条梁山老街，自东向西绵延千米，几处黑瓦白墙是旧时水墨，氤氲在西梁山下。街腰的残垣断壁，仿佛在诉说曾经的喧嚣与繁华：梁山老街，商贾云集，夹道两边店铺林立，澡堂、旅店、铁匠铺、木匠铺、石匠铺、铜匠铺、豆腐铺、麻油坊、酒肆等应有尽有；咫尺梁山津渡，遇浊浪排空、日星隐曜之时，商旅寄寓老街，当年李白不能东渡，留宿此街写就《横江词》。

梁山漕运在过去很发达，天门建有粮仓，州府在此存米，必要时经梁山渡口，顺江而下运至南京福成仓。行至老街尽头，一汪清冷可见天光云影，令人遥想当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举头西望，望江亭矗立在西梁山顶，直侵云汉。北望西梁，人民英雄纪念碑掩映在松柏中，渡江战役第一枪在此打响，1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血染西梁山，长眠在苍山峻岭中，如今早已化作一棵棵松柏守护着这方土地。

山腰桐花始开，微风吹来，桐花“啪嗒”“啪嗒”落下，这是一份哀思，一份对先烈的缅怀。

遥望东梁，满山青翠，宛在水中央。人道是，天门二山似蛾眉。我见两山更如虎踞龙盘，“二虎山”更具形神。

李白的《望天门山》是东、西梁山的一张靓丽名片，天门夜月、博望朝霞、陈桥唤渡、万庵观澜、龙宫霁雪、云团疏钟、荻州幕雨、柳岸春莺。这天门八景，李白或许曾赏过。王安石、杨万里、贺铸、解缙……他们也来过。这些文人墨客为古色古香的天门山留下一首首诗篇。

天门之游，李白如影随形，这里留有不朽的身姿和那首千古绝唱。回味天门春色，我沉醉在春天里。



我是在梦里看见那只草原小云雀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生活成了我的日常，时间因此好像慢了下来，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斜倚在沙发上捧读一本书，忽然意识到阅读与写作代替了往日嘈杂的生活，这个原本几乎难以企及的梦想竟然成为现实，“悬停”——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脑际。

睡觉的时间也比往常早了许多。躺在床榻上，只看了几页文字，恍惚间就进入了梦乡，少年时代的故乡——青海湖西岸的铁卜加草原，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依傍着小牧村的溪流，岸畔牧草稀少的沙湾，一簇簇瑞香狼毒散发着丁香花一样的芬芳，铺泻在那片沙湾里。

那只草原小云雀就是在此时出现在我梦里。它先是绵延不断地鸣唱，接着，我就在那片瑞香狼毒上方的云天里看见了它小小的身影。它悬停在云天之上，它的鸣唱响彻旷野。

悬停，是指鸟儿在空中飞翔到一定高度后，保持空间位置基本不

唱，它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几乎能发出草原上所有鸟儿的叫声，在草原上演着一场场“模仿秀”。

除此，它的另一种特殊本领就是悬停。

鸟类的悬停，大多是一些猛禽所掌握的技能，它们用这样的方式掌握“制空权”，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去搜寻和锁定猎物。但小云雀的食物是禾本科植物的种子或果实，抑或是蚂蚁、甲虫等一些很小的昆虫，它们飞上高空悬停在那里是为了什么呢？

每到候鸟离开的秋冬季节，环青海湖地区广袤的草原也由绿洲转为荒野。鸟儿们需要的虫蝇已经冬眠或死亡，草原上本就不多的植物种子和果实几乎难寻踪影，小云雀等留鸟们的苦日子到来，而这样的时间远远长于食物相对充足繁盛的春夏季节。但留鸟们并没有因此选择离开。

想起我的朋友周晓枫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对于拒绝移民的留鸟，生活提出了艰难得近乎苛刻的要求，它们在近于赤贫的

铁卜加草原的云雀

龙仁青文/图



变的飞行状态，如今，它也成为一些航空器的飞行技能——我的家乡常见的留鸟小云雀掌握着这样的飞行技能。

我开始琢磨“悬停”这个词儿，天马行空地放飞着想象。

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故乡，是环青海湖地区的一片丰美草原，这里也是小云雀的故乡。这种娇小的鸟儿，是百灵科、云雀属的鸟类，它们迷恋着我的故乡——有着沙地、河滩和荒坡的草原，这里有它们所需的一切：任鸟飞的高天，有着各种植物纤细的种子和果实，以及藏匿在草丛中的各种昆虫。作为一种留鸟，它们从不想离开这里。小云雀也是著名的鸣禽，除了婉转的鸣

土地上，寻找着极为有限的供给。正如周晓枫所说，候鸟的离开，意味着这一地区的供给已经匮乏到不值得留在这里，而留鸟们却别无选择，因为它们生来就注定了守候，因此也无权去选择富有或贫穷，就像所有的众生无权选择母亲一样，它们出生并且长大的故土，就是它们的母亲。

这或许就是小云雀执着于悬停的答案吧。它跃向高空，不断地鸣唱，是为了赞美它的母亲，它悬停，更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的迷恋。它们对故土之爱，一如对母亲之爱。

上图：铁卜加草原青海湖畔，赤麻鸭和棕头鸭相映成趣。

祝家庄绽放新颜

龚洁节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传说里祝英台就出生于浙江上虞祝家庄村。玉水河从祝家庄前淌过，诉说着动人的梁祝故事，也见证着这座村庄的美丽蝶变。

玉水河畔，一条“梁祝”主题文化走廊矗立其间。同窗三载的深情、十八相送的缠绵、双双化蝶的凄美……这些梁祝经典桥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村庄增添了诸多浪漫气息。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蝶园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活跃了村庄的文化氛围。充满古典意趣的梁祝化蝶雕塑与周边的江南水乡意境相吻合，使梁祝文化有了具象表达。碧波绿水穿村而过，水域面积60亩的南塘湖经过清淤整治，变为碧波荡漾、景色宜人的“小西湖”。

近年来，祝家庄村利用梁祝IP，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和“全域景区化”目标定位，从打通水系经脉、优化道路系统、营造主题片区、创建特色景点四方面着手，进行“3A”重点村、精品村建设，打造家宴聚贤、南塘闲情等多个景观节点。村中还打造了“英台故里·春风蝶语”乡村版度假型未来社区项目，主要开发建设度假酒店、运动基地、小吃汇、康养等业态。距该项目几百米处，数字化现代农业项目已初见成效。2021年，祝家庄村与区供销社合作总社合作，完成全村2000余亩土地流转，一改过去土地分散、小打小闹、各自为政的状况，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产业化经营。一望无际的土地、轰隆作响的大型机械，让这片沉睡多时的土地缓缓苏醒。

“村民拿到了土地流转款，村里也有

了外援可以大搞产业。”谈及整村土地流转的好处，村党总支书记倪相伟笑得合不拢嘴。专业的经营主体不仅提供了农资采购、农机、金融、科技、粮食收储等全方位综合服务，还根据祝家庄村3A级景区示范村的特色，拟定在玉水河畔的300亩土地上种植花海，引进休闲农业项目，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承、农事体验、观光、康养于一体的休闲旅游胜地。

今年2月初，芳华·上棉记忆影像馆在春节的热闹氛围中开馆迎客。馆内运用大量历史照片、文字史料、实物展品、影像视频等，向人们呈现当地最大国企浙江上虞棉纺织厂的历史变迁、企业风貌以及一代纺织工人的生产生活情景。1966年，浙江省把上虞棉纺织厂这个当时的国营大企业落户丰惠镇蔡岙小山村（现为祝家庄村）。如今，芳华·上棉记忆影像馆为祝家庄村保留了一处闪亮的历史遗存。

“我们用美丽‘塑形’，以精神‘铸魂’，让大家找到心的归属，凝聚众人的力量。”倪相伟说，美丽乡村的“升级版”早已不囿于山水美与农家富，而是既包括“身有所栖”的粉墙黛瓦，也构筑起“心有所寄”的精神家园。

2021年，祝家庄村成立新乡贤联谊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乡贤欢聚一堂、畅叙乡情，并成立乡贤基金，用于救助村中困难群众、慰问老人等。浓浓桑梓情，拳拳赤子心，在新乡贤联谊会的推动下，越来越多有实力、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的新乡贤积极投身家乡建设，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基因”。

画里乡村成现实，梦里乡愁得慰藉。有颜值、有活力的祝家庄村正闪烁着光华。



魅力黄河口

燕鸿波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最初这句诗是从母亲口中听得，让我对黄河有了向往。步入学堂，我通过书本更了解了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经过5464公里的漫长征途，最后在山东东营汇入渤海湾，而东营就是我的家乡。

几经波折，我终于站在了黄河口前。

踏在木板搭建的桥上，我们向桥头走去。两岸河水滔滔，芦苇芊芊。走在这茫茫的芦苇荡中，不由得吟起“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站在桥头，伫立远眺，这面的

水，是浑黄霸道的，像汉子；那面的水，是墨蓝恬静的，似女子，当他们交汇的时候，相互吸附却又不互相粘连，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奇观。

目光收回，阳光照耀下的河面波光粼粼，水波不兴。河的两岸，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小草在春风吹拂下铺出满地的绿毯，“春画家”用绿色打底，中间还掺杂些许的浑黄，那是土地的颜色。再远处是一些盛开的花儿，红得热烈。红黄蓝相互映衬，涂抹出一幅绝美的天然画卷。

住在附近的朋友说：越往里走，这里的美就更深一层。如果迈入秋天，说不

定会醉倒在这美景之中了。入秋时节，当地独有的植物——翅碱蓬（又名“黄须菜”）被“秋画家”晕染得如朝霞、似云海。放眼望去，就像给大地盖了一层红地毯。“秋画家”再把水草晕染成黄，红黄交相辉映，美丽异常。听他这么说，我对白朴笔下的“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有了更深体会。

再往深处走，便到了生态湿地。有一植物，名曰“怪柳”，是黄河口的又一景观。它一年开花三次，所以人们又称它“三春柳”。它一蓬蓬、一簇簇地盛开，抵御着旱涝与土地的贫瘠，不断滋养改善着这片盐碱地。

不但植物在此落脚，鸟类也是如此。黄河口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是候鸟迁徙线的“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这里汇集了大雁、白鹭、苍鹭、琵鹭、灰鹤、白鹤、丹顶鹤、天鹅、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每年4月至5月，大量候鸟迁徙至此，与天地间无限的温柔与浪漫融为一体，勾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些年，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使黄河口真正成为候鸟安居的家。

游览黄河口，要“一饱眼福”，还要“一饱口福”。黄河口大闸蟹、大米、刀鱼、文蛤、虾皮、蜜桃、烧鸡、冬枣等，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我便开始狂咽口水。菜品上桌，立马动筷品尝，尽是鲜美道不尽。食物丰饶的背后，是黄河母亲深沉的爱意。

吃过饭，走在回去的路上，感受着绿树葱茏，鸟语花香，聆听涛声入耳，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黄河口这原本贫瘠的盐碱地能绽放出娇艳的花朵，与当地人民勤劳劳作是分不开的。这里的人们，早已把开荒拓土的精神和奔腾向前的意志融进血液，在滔滔河水中，不断前行……

上图：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境内黄河入海口的渤海海堤。大海退潮后，海滩上留下形状各异的海沟、岔子。

周忠华摄（人民图片）